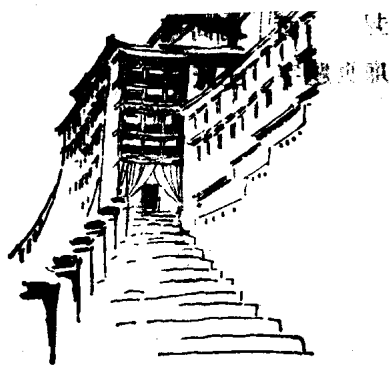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布达拉宫的枪声

单 超





布达拉宫的枪声

单 超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布达拉宫的枪声

单 超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2.375 插页 10 字数 243,400

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73,000

统一书号: 10094·389 定价: 0.90元

目 次

一	姑娘的心事·····	(1)
二	机场泪痕·····	(19)
三	从芭桑和她的情报说起·····	(33)
四	密谋·····	(50)
五	演习·····	(67)
六	涉险·····	(77)
七	危急到来之前·····	(91)
八	说说笑笑和刀光剑影·····	(106)
九	开枪·····	(121)
十	迟进的晚餐·····	(131)
十一	各有心计·····	(145)
十二	意外的收获·····	(160)
十三	兔擒狐惊·····	(173)
十四	云开雾散花更红·····	(185)
十五	危急关头·····	(198)
十六	忧思·····	(210)
十七	蝎子洞·····	(222)
十八	夜深深·····	(240)

十 九	“拉萨之花”的心意·····	(252)
二 十	开不败的雪莲·····	(269)
二十一	无声的誓言·····	(284)
二十二	变色狐·····	(296)
二十三	夜探岳王山·····	(306)
二十四	敌炮响了·····	(319)
二十五	北京的声音·····	(327)
二十六	去留之间·····	(339)
二十七	笑里藏刀·····	(350)
二十八	青春似火·····	(359)
二十九	病房静悄悄·····	(370)
三 十	雨过天青·····	(385)
后 记	·····	(391)

一 姑娘的心事

春天的太阳洒出金色的光芒，透过片片彩霞，照耀着王府井百货大楼宏伟的楼身；春风带着香甜的气息，轻轻抚摸着笑逐颜开的人们的面庞。大楼门口，拥挤的人们相互礼貌地让着道；大楼门内，喜滋滋的顾客急步推开旋转的大门。拿着大包小卷的任佩英好容易才拥出门来。一个小伙子无意中撞了她的肩膀，连忙道声歉走了。佩英不但没生气，反而以微笑作为回答。在佩英心目中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、可爱，所有的人都在友好地看着她，似乎是说：你看那姑娘，乌黑的剪发，崭新的绿军装，面庞就象中山公园里刚刚开放的月季花，看来准是个幸福的姑娘！佩英乐意让人家这样看她，却又觉得不好意思，尽力躲避着各种人投来的目光。她觉得心里热得难受，能够一口气喝下一瓶汽水。但她不愿耽搁时间，恨不得一步跨进家门，让妈妈马上欣赏她买的東西。

佩英挤上无轨电车，在“沙滩站”下了车，急急走进一条小街，拐了个弯，在一个小院门前站住，轻轻按了下电铃。

“是佩英吗？”任妈妈开门之前，已经从门上投放信件报纸的小洞里看见了女儿。所以明知故问，仅仅是因为盼女

心切，见女心喜。佩英跨进门去，亲切地叫了声妈，腼腆地一笑。妈妈边接东西边嗔怪道：“头上出那么多汗，累坏了吧？”女儿摇摇头，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，把一件件精心挑选的东西从提兜里取出，摆满了桌面和床铺。妈妈每看一样就夸几句：

“哟，咱们本国产的床单真是越来越漂亮了，杏黄色的衬底更显出月季花的鲜艳！哟，你看这枕头上的一对鸳鸯，简直是活的嘛！喏，怎么买了两件草绿色的裙子？”任妈妈把“两件”二字说得很重。

“妈，我想送给林红姐一件，你说好吗？”

“好，好，我正想感谢感谢那位‘红娘’哩，哈哈……”

“妈！”女儿撒了一个娇，一晃肩膀，差一点把妈妈碰倒。

“哟哟哟，你要把高血压病人碰栽了，看谁替你招待客人！”

母女俩呵呵笑着，心里充满甜蜜之感。

一阵摩托车声在院外嘎然止住，接着门铃响了。

“任佩英，电报！”

佩英的心怦怦跳起来。她早就估计到两天内能收到电报，并且发报地址准是拉萨。那是她和他约定了的：出发前发个电报，如果不这样做，就会使她失去接他时那种既焦急又幸福的机会。她那位在别人看来十分机灵的侦察英雄，在她看来却有几分梁山伯的傻气！

佩英手里还拿着一件绣着本色石竹花案的绿毛衣，顾不

得放下，就燕子一样飞出去了。妈妈轻轻点头微笑。女儿的情绪深深感动了她那颗慈母之心。

佩英打开门，接过电报一看，果然是拉萨发来的。一般人概念中那遥远、古老而神秘的“拉萨”，对年轻漂亮的任佩英来说，却有无比的诱惑力。她忘记在邮递员的送文夹上签字就想拿跑。邮递员叫了一声“同志”，带着意味深长的笑容向她展开送文夹。佩英脸一红，说了声“对不起！”然后端端正正地签上自己的名字。邮递员又朝她点点头，驱车而去。佩英急忙关上门，来不及回到屋里，就倚着门抽出电文纸。

急等着和女儿分享电文带来的喜悦的妈妈，默默站在院中的小花圃旁边，抄着手凝视着欣喜若狂的女儿。霎那间，妈妈的眼睛模糊了，女儿忽然变成年轻时的她自己。那时，在抗日战争的滚滚硝烟里，背着红十字药箱的任彬，每当接到佩英爸爸寄来的信件时，不也是这样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偷偷急急地打开……

可是，幸福的回忆转眼即逝，妈妈“啊”一声向女儿扑去。她看见，女儿先是惊愕地抬起眼睛，然后颤抖的手慢慢垂了下来，电报纸和毛线衣一件件滑落地上，仰着的头无力地抵在了门板上。

妈妈叫着女儿的名字，连忙捡起电报，她也被一行揪心的字搞糊涂了：

因工作离不开推迟休假赵

发报时间是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，是今天刚刚发出的加

急电报。

妈妈多么同情又多么想安慰一下女儿啊，但却一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她用手去扯女儿，示意女儿进屋休息。一连扯了几下，女儿才不声不响跟着她走去。

佩英结婚的日子，原来定在春节。那时候，准备工作也差不多了，赵惠渠就来过一封类似的电报，使佩英难过了十几天，直到接着赵惠渠的长信，情绪才有些好转。当时，是人家主动要求到边防线上去慰问长年战斗在风雪中的战士，顺便还可以摸一下他早已想了解的边防敌情，这该是多么正当的事情啊，推迟一下结婚的日期又算得了什么！他信上还说，他建议把婚期改在三月十五号左右，那时，他将把喜马拉雅山区圣洁的雪莲带给她，并祝她象雪莲一样坚强而美丽。而佩英在回信中，则是热情地预祝他胜利完成任务，热切地盼望有朝一日把雪莲花放置在梳妆台上贴着“囍”字的镜框下。她还告诉他，他们的“红娘”林红同志，已经把漆印着一对呢喃飞舞的燕子的大镜框送来了。这期间，双方书信飞鸿般来往于首都和世界屋脊之间，彼此都按照自己的意愿描绘着婚礼的图景。就在几天前，她还接到他的信说，他已回到拉萨，副参谋长已经几次催他启程赴京。谁能想到，今天的一纸电文却如一桶冰山雪水般的迎头泼来！

妈妈一步不离的跟着女儿。佩英咬着下嘴唇走向自己房间。这时，为结婚准备的一切东西，全都失去了光彩，就连林红送给她的的大镜框，也似乎蒙上了一层忧伤的灰尘。佩英坐在桌前的海绵椅子上，右手支腮，泪光莹莹。她要仔细想想

心事。

再次推迟婚期意味着什么？是他变了心，还是有意折磨我？同志们，老同学们，亲戚朋友们，又会怎样议论？如果他们问到这件事——准会问的——我又何以对答？

妈妈和女儿同样烦忧，但她还是想方设法安慰女儿：

“孩子，你是知道的，部队嘛，说声有任务，不定哪一会……”

“妈妈，”佩英抽抽咽咽地说：“我求求你，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！”

“我走，我就走开！”

任彬转过身去，倒一杯开水，加些白糖，放在女儿面前，唧唧啾啾的说：

“这有什么，等到惠渠的信一来，准会把情况说清楚的，一定会的……”

任彬嘴里安慰女儿，心中却一阵伤感。她走回会客室，在沙发上坐下，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
任彬就这一个独生女儿，虽然都二十六岁了，在妈妈心目中，仍然是个孩子。每当佩英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，任彬总怀着点抱歉和内疚的心情。这种感情是出于对丈夫的怀念产生的。一九四一年，蒋介石发动罪恶的皖南事变时，丈夫是新四军的一名团长，为了掩护军直机关突围，他率部英勇奋战，身上四处负伤，牺牲在阵地上。临断气前，他留下遗言，嘱咐她替他交纳最后一次党费，并说：

“女儿今年八岁啦，我才看见过两次，我希望她跟着任

彬同志姓任，长大后也当一名人民的战士……”

佩英当时被寄放在大别山区一个老贫农家里，直到全国解放后，任彬才告诉她爸爸早已牺牲了。一九五〇年，佩英跟着妈妈来到北京，妈妈把对丈夫的爱一并施给了女儿，对女儿既严又爱。后来，佩英以优异成绩在大学毕业了，被分配到国防科委工作，母女俩几乎一天也没有分开过。女儿恋爱了，就要结婚了，她就象含着一颗脆酸枣，觉得又酸又甜。她的内心深处，多么害怕女儿婚后会飞跑啊！这也许是一种自私心理吧，但它毕竟是出于母爱。可一旦看到女儿为婚期一再推迟而伤心时，她又不由得也着急起来，恨不得把女儿亲自送到女婿身边。她就是这样一位母亲。

任佩英在遭受了突然的打击之后，好一会儿才恢复了常态，心里象开水锅一样翻腾着。她想得很多也很杂乱……

一九五七年夏天，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佩英接到在总参招待所当会计的好友林红的电话，说是有个秘密要告诉她，要她马上到招待所去。见面后，林红并不急于说出秘密，却先逼佩英洗脸，然后递给她一根奶油冰棍，问：

“你的事怎么样啦？”

“什么事怎么样？”

“任阿姨最操心的事，你找对象的事。有中意的人了吗？”

佩英随口唱了两句电影插曲：“从前是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！”

林红兴致勃勃地搂住佩英：

“我就是为这事才叫你来的，我中午物色了一个你可能看得上的人，下午就给你挂了电话。”

“去你的！我为什么火烧眉毛的事！”佩英脸红了。

林红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这可是任阿姨托过我的。我说的这个人，一切都符合你的理想，只有一点，离得太远！”

“难道在月亮上？”

“啊，你是想让吴刚还俗，给你捧上桂花酒？那可办不到，不过，他可以给你献上酥油茶！”

“你这个调皮的姐姐！”

“真的，他是西藏军区的侦察科长……”

“什么长不长的！”

“别打岔，我是如实介绍情况。今天中午，总参刘叔叔的爱人去看我妈，说是刘叔叔交给她一个任务——为西藏来京参加集训的赵惠渠找个对象。我一听是小赵，马上想起了你。小赵是这期培训班有名的模范学员，我们招待所的同志对他印象很好，就是当初还不知道他没有对象。他是在淮海战役时入的伍，那时，还是个小鬼。后来跟着大军入藏，现在已是一名老练的优秀侦察员了，是西藏军区的一个人物！他的直接上级傅秀副参谋长正是淮海战役时他的团长，待他就象亲儿子一样。副参谋长对他没有别的意见，就是嫌他缺一样本事——不会找对象。而傅秀同志和刘叔叔又是老战友，所以把这事托到了刘叔叔这里，希望他能对小赵作个月下老人。听说刘叔叔曾经给他介绍过两个，他只见一次面便不再理人家了，说是嫌人家不求上进。明天，他们培训班就

要结束了，刘叔叔很着急，因为小赵说话间就要走了……”

“呀……”佩英不由自主地喊，又马上咽住了声。

“你别激动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哩，此人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身高大约一米七六，体重一百四十斤左右，拳头一握，肌肉就象钢铁一般坚硬……”

“你说些什么呀！”

“此人未语先笑，圆脸，大眼，头发黑，牙齿白，鼻头高，嘴巴小，见了生人象个害羞的姑娘，遇上敌人象个扑食的老虎！如果见了你这个美人，也许比老虎还凶，哈哈！”

“你乱说些什么呀！”佩英拧了一下林红，林红哀告求饶。佩英给林红倒了一杯冷开水，显然还想听下去。一阵汽车喇叭声带来一溜四辆大轿车，先后停在院子里的篮球场边。林红兴奋地站起来。

“他们从香山回来啦，你注意我的手势！”

年轻的军官们鱼贯下车。有的奔回宿舍，有的跑到自来水旁洗濯。直到最后，林红才指着一个体格矫健的人对佩英眨眼睛。

看来，赵惠渠余兴未尽，走下车来，把上衣和军帽脱下，放在篮球架上，抓起篮球，用轻捷的动作一个人投起篮来，他动作快，弹跳高，姿势优美谐调。

“你看，你看，形体多么健美！风度多么潇洒！谁能相信他是个小时没上过一天学，现在却能写散文诗的侦察英雄！”林红兴味盎然，眉飞色舞。

“他还会写文章？噢，我想起来啦，我好象在哪儿看到

过这个名字！”

“在《解放军文艺》、《人民日报》上？还是《新观察》或《中国青年》上？都有可能的。”

佩英莞尔一笑。林红用胳膊碰了她一下：

“怎么样？”

佩英笑而不语。

“我的老天爷，明天就打行李卷啦！”

“你呀，咋不早说？”佩英笑着低下头。

林红一手指窗外的蓝天：

“上帝作证，我如果不是今天中午才知道……”

佩英连忙抱住女友，不让她再说什么。

一辆摩托车停住了，送进来一封电报。林红一看，是拉萨发给赵惠渠的，不由引起好奇心，从那已经敞开口的地方抽出电文，上写：

晚回来一个月。如果对不上象再续假。这次一定要搞出头绪来。

署名是军区司令部。

林红差点跳起来，她想叫佩英看看电文，佩英已经从她背后看见了。林红低声对佩英说：

“天赐良机！”

佩英嫣然一笑。林红高声叫来赵惠渠，佩英顺手抓起一张报纸，但目光却偷偷在小赵身上打转转。

赵惠渠一边用手帕拭去汗水，一边进门，有礼貌的问：“林红同志，有什么吩咐？”

林红拿着电报的手藏在背后：“你请不请客？”

小赵笑了：“出师无名，我不敢盲从！”

“你什么时候回拉萨？”

“后天。我已经登记车票啦。”

“你的任务完成啦？”

“学习成绩不好，回去在实践中弥补吧！”

“不完成任务是回不去的！”林红说着，扭头瞅一眼佩英。机灵的小赵这才仔细朝佩英瞅了瞅，然后说：

“没别的事儿吧？我得去洗澡啦，再见！”

“你看这是什么？”林红在小赵转过身去时，把电报一亮。小赵看完电报，脸红了，转身又想走。林红一把拉住他：

“赵科长，有点小事想麻烦你，行吗？”

“我……我能干什么？”

林红瞅了一下佩英，说：

“国防科委的任佩英同志，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她母亲身体不好，需要使用藏红花，好容易才买到一些，却不知道质量如何，你能给鉴定一下吗？”

“我……也不大懂！”

“前几天你还在游艺室里说藏红花有多少种哩！”

“嘿嘿，其实也容易，只要把红花往净水杯里……”

“那就麻烦你走一趟吧，”林红不等他把话说完，立即打断，又转身向佩英：

“佩英，任妈妈不是急等着用吗，你们就快去吧！”

佩英不知如何是好了，她感谢林红的热心帮忙，又恨她来了个突然袭击，使她手忙脚乱。她和小赵的目光刚一接触又各自马上移开。从他的目光里，她似乎看到一种友好而欣喜的神情，不由自主地说：

“不知道人家……有没有时间？”

林红不等小赵表态，马上说：

“今天全天休息，赵科长又是个不知道什么叫做疲劳的人，哪能没时间，我马上要部车送你们去。”

“不、不，”林红见佩英直摇头，心中一惊。佩英继续说：

“离家又不远，别麻烦旁人了！”林红这才高兴了，马上抢着说：

“佩英说得对，她家离这里不过几站路，就是不坐车，沿着林荫道走，也用不了多大会儿，赵科长，还要准备准备吗？”

“嘿嘿，有啥好准备的！请你叫我的名字好不好？”

“对对对，你叫惠渠，是名符其实的会娶——！”林红把“娶”字拉得好长，末了还拐个弯。

路上，小赵和佩英虽然并排走着，却间隔一两米的距离。好大一会儿，他们只是默默走着。都说点什么，又都不愿先开口，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赵惠渠心中忐忑不安。他感谢热心的林红，但又考虑到不大可能。象佩英这样佩戴着上尉军衔的漂亮姑娘，难道会愿意嫁给一个边防战士？小赵呀，你不要盲目乐观，更不可

莽撞。你要快去快回！”

佩英的想法是：这位不过二十五、六岁的侦察英雄，业余作家，眼光一定很高，人家能看上我这个书呆子似的姑娘吗？这位林红姐呀，你太荒唐！

又走到一个汽车站头时，小赵提出等车，佩英摇摇头：“车上人挤，咱们走走吧！”

小赵看到的是温情而又有所希望的目光，便迈开了脚步。又走了一会儿，到底是佩英先开了口：

“赵科长，你长期在高原工作，身体还这么好，真是太难得啦！”

小赵一笑：“有些人把西藏描绘成十分荒凉可怕的地方，那是因为不了解西藏，更不了解西藏人民，也是由于我们宣传得还不够！”

“所以，你利用业余时间写文章！”

小赵一愣：“你——怎么知道？”

佩英微笑着望着他，半晌才说：“光兴你喜爱文学？”小赵有点紧张了，悄悄擦去额头的汗水。接着，佩英说他们国防科委很重视西藏边防的工作，她本人对边防战士有着由衷的敬意，希望他讲讲边防斗争的情况。还问他见过雪莲花没有？雪山上怎么会开出不怕严寒的鲜花？这么一来，小赵不愁无话可说了。等到了家门口时，他们都感到路程太近了。

任彬听女儿说罢林红请小赵此来的好意，见女儿神采焕发地介绍小赵是个真正的国防战士，立即热情接待，恨不能